

*Father and Son
Night Chats*

父子夜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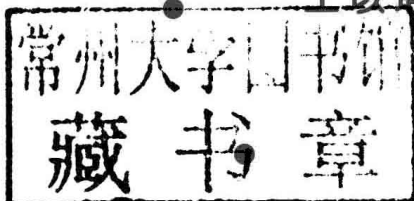
王以培 著

作家出版社

*Father and Son
Night Chats*

父子夜谈

王以培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子夜谈 / 王以培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1 (2018.4重印)
ISBN 978-7-5063-9408-6

I. ①父…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2379 号

父子夜谈

作 者: 王以培

责任编辑: 王淑丽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 数: 60 千

印 张: 4.625

印 数: 5001-10000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408-6

定 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上 篇

引 子	03
第一夜 —— 前世与时间	05
第二夜 —— 一哭就抱	14
第三夜 —— 关于哭声的研究	22
第四夜 —— 握住光源	25
第五夜 —— 穿越都市长廊	29
第六夜 —— 母亲的惨叫	35
第七夜 —— 谁先加奶？	40
第八夜 —— 居所	43
第九夜 —— 我无名无姓	46
第十夜 —— 人之初，无善恶	49
第十一夜 —— 顺从谁？	53
第十二夜 —— 内在的微笑	56
第十三夜 —— 胎盘与大地	58
第十四夜 —— 恶露不恶	61

下 篇

第一夜 —— 黍离之悲	68
第二夜 —— “爸爸，您错了”	73
第三夜 —— 召唤	79
第四夜 —— 瀑布焰火	87
第五夜 —— “夜半远钟对月鸣”	92
第六夜 —— “远鹤无前侣”	96
第七夜 —— “杨花落尽子规啼”	100
第八夜 —— 父亲的困惑	104
第九夜 —— “未知生，焉知死”	112
第十夜 —— 大往生	118
第十一夜 —— 乡音	125
第十二夜 —— “船到滩头水路开”	130
第十三夜 —— 莪相归来	137
第十四夜 —— 温哥华海边	140
后 记	144



上 篇

父子夜谈

引子

上午九点，整个上海最安静的地方大约是在和平医院的产房门前，绿椅子上坐着十几位“家属”——不是病人家属，是产妇家属；他们的家庭马上就要增添新的成员。是男孩、女孩？剖腹产，还是顺产？人们悄悄议论着……在我们这个时代，上海如在海上，宦海沉浮，商海沉浮，每个家庭都像一艘动荡不宁的船；只是到了此时此地，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静下来：船静下来，海静下来，波浪重新恢复湛蓝，湛蓝的海，映着深邃的蓝天。

有一位父亲此时正在等待，说他是父亲，他还在父亲和准父亲之间；这些年他一直在海上漂泊，漂到不惑之年，忽然停下来；停在产房门前，听见寂静中传来“第一声”啼哭，好像童年时睡梦中听见的一声蝉鸣，他想给孩子起名叫醒蝉，又不确定，而他自己已失去姓名，因为从此有了一个光荣的称号，叫父亲。这是他做父亲的头一日。

“九床家属！”护士在玻璃窗前叫道。

“在！”父亲抬头，看见玻璃窗后面一个花眉细眼的孩子，湿漉漉的身躯裹着一层胎脂，白里透红，好像刚从雪地里挖出来，身上冒着热气，沾着天地间的泥和雪。

“生了个小弟弟，七斤一两，九点零五分生出的。”护士吐字清晰，没有多余的字，把父亲想知道的全都说清楚了。

不一会儿，产房里推出一辆车和一个小摇篮。车上躺着母亲，小摇篮车里躺着花眉细眼的小男孩儿。父亲赶紧跟上去，一路上问：“哭了没有？没什么问题吧？长得像谁？”

戴口罩的护士眨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批评道：“光顾了孩子，也不问问母亲？”

“母亲天天见，孩子第一次见啊。”父亲脱口而出，但与此同时他就后悔了，他为说这样的话而羞愧——虽然母亲并不在意，也没有精力去想那些。

好像孤舟在荒岛上搁浅，母亲已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不是吗？父亲心里最清楚：她进去时红光满面，两眼发光；出来时面如死灰，一丝笑容也看不见。因疼痛、失血，母亲还来不及微笑，来不及喜悦，身体虚得像一叶纸船，单薄、惨白。

可就在这一瞬间，父亲重新认识了母亲——天天见面的夫妻仿佛第一次相见。

就在这一刻，父亲重新认识了母亲、生命，重新发现了未知和已知的世界。

第一夜 —— 前世与时间

手推车与摇篮车一大一小，穿绿衣与穿白衣的两名护士推着母与子两个生命，两个世界。从三楼手术室乘电梯到八楼病房，一共不过两三分钟时间，许多白天聚在这两三分钟里面，“父亲”的白天，白如飞雪——

许多红尘，纷纷落地，化为烟尘；空气忽然间变得清新怡人。且不说母亲在生出宝宝之后身心的变化，婴儿来到这世界的新奇与惊讶，就说父亲本身，也未曾料到自己会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从三楼到八楼，生命上升了五重天！

白昼乘着雪橇在窗外滑行；忧郁不知被哪儿来的一股重力沉入脚底，被埋进土里，沉入海底。假如这世界真有魔鬼，那它今天一定被捆上了一个磨盘，推进了深水里；它命运如何，今天没有人关注。父亲只关心孩子和母亲。

而在夜晚来临之前，父亲已感觉到婴儿眼中的黑夜：凌晨四

点，黑暗中透着即将到来的黎明，模模糊糊的微光在婴儿的眼球里旋转，父亲用心观察，用心感知，才发现那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快告诉我，孩子，你的眼睛里转着什么？来到这世界，你为什么还不睁开眼睛？你就放心说话，我是你父亲，能够听懂你的心思，听清你所有无声的言语——

婴儿有一种语言，来自天国，只有用心的父母才能听清；因为在你的血管里流着父母的血，我只需通过一滴血，就能穿过你的心脏、头脑，流遍你全身，发现你全部的隐秘。当然我知道这是一种幻想，可是这种幻想里包含着幻觉、幻听，我们不通过它，还通过什么交流呢？而有了它，我们的交流还会有任何障碍吗？只等夜深人静，只需夜深人静。

父亲光顾着自己说话；在他不经意时，婴儿已经开口，好像时断时续的蝉鸣——

——你这儿是白天，我这里漫漫长夜还没有过去；不睁眼，因为在回想原先的时间。

——原先的时间有多长？

——原先的时间是瞬间的漫漫长夜；它长到超过全世界的江河全部连接起来；它的年头比全世界所有沙漠中的沙砾加在一起的数量还要多出不知多少亿年，多少亿倍；它的深度超过无数梦幻可以想象的深度的总和……而无论如何，它就是一眨眼。

——是啊，从你这里，父亲眼含热泪望着自己的孩子；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望着海边森林里走出的灵性导师，尽管这位导师身長一尺五，还不能站立，只好躺着，还不能睁开眼睛，就干脆闭着。

——瞬间的长夜有多长？这是人类至今无法测量，甚至无法想象的问题。可每个人都曾亲身经历，只是遗忘了。孩子用怕光的眼球说着，一边说，一边颤抖。因为初来乍到，对这个世界还不适应。然而他接着说，我来就是提醒你记得：我也是你，和我交谈，你会听见重生的自己内心的回音。

——太好了！父亲说道，你的确唤醒了我曾经历过的最深处的记忆。可即便如此，它只触及到幽暗沧海的黑色边缘，而那茫茫深海，无尽的夜色，人世间谁能企及？

——都在我这里。儿子回答，说完他眨了一下眼睛，许多海水涌向大地。

——你是说，你这小不点儿，带来了茫茫无尽的幽深大海，人类诞生之前宇宙洪荒的全部秘密？

——是啊，人类与宇宙间的奥秘永远擦肩而过，那不是因为宇宙飞船飞得还不够远，而是因为人类至今仍不了解自己。

——三百年前，就有一位哲人说过：“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而三百年后的今天，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印证了先知的预言：

“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积累新的知识，便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知识的途径。”而当今的人类正是如此：各方面的知识都在“爆炸”，唯有关于自身的知识仍在萎缩，心灵日益扭曲。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和平的曙光，反而增添了战争，甚至互相毁灭的威胁。而你来，和所有婴儿的降生，却仿佛冬天落雪，夏天降雨，都是上天给人类送来新的希望与生机。

——是啊，可我这小小的希望送入大千世界，又能带来怎样的改变？我是如此孱弱渺小，一只老鼠，一阵恶浪妖风都能夺去我的生命。

——可是你来，让我更加警醒；正如你提醒我人间的根本道理，唤醒我潜藏的心智和回忆。从我这里，我会尽力抚育、保护你，如看护葡萄园里，生命树的果实和根茎。有我在，别说是老鼠，天上的猛禽、地上的走兽都伤不了你；何况有了你，你的父亲从此获得更强的力量，更大的勇气和信心。

——父亲啊，不要跟我说太多人间的事情，我刚从天国来，失去的乐园还在我眼中心里，让我稍稍回味回忆。一到人间，我的记忆立刻变得模糊不清，心智也急剧衰退，就像明晃晃的镜子上，沾满了露水。

——趁着现在，你前世的梦还没有醒来，快告诉我，孩子，你的前世是谁，你来自哪个朝代，那里是怎样的情景？

——透过模模糊糊的光影，一个个大小、红红绿绿的光圈与漩涡，我看见一片幽暗的海水；金翅鸟与星辰一起在夜空闪烁翻飞；海水渗入公牛般俯卧的土地，从牛角浸入牛的身躯，然后进入一根毛细血管，哦，那该是一条微红的溪水，水边是一片田地，溪水背后的地势是“九龙捧圣”，九座山冈托起一条长流的溪水。

——果然，我去过那里，父亲用心找到的圣土，居然还是孩子前世的出生地。我的孩子，你并不像你父亲那么多愁善感，你眉头紧锁又舒展，握着小拳头伸开手臂，然后又陷入沉思，看上去还真像一位雄才大略的将军。

——我是被你找到的，或是江水被你感动，将前世在将军岩落难的将军转世投胎送给你？我的父亲，我的前世，因不堪忍受暴君的独裁统治而起兵造反，在一次战役中弹尽粮绝，退守荒山，将所有金银珠宝装进炮膛，轰炸敌军，而那座山日后就成了金子山，而我纵身一跃，跳下万丈悬崖，接住我的岩石，从此就叫将军岩。

——将军岩复活的孩子呀，愿你此生平安，将前世轰轰烈烈，化成和风细雨。

孩子笑了。父亲这样寻思；也不知是婴儿的言语，还是父亲的心思；父亲总是不停地观察思索，直到婴儿眉宇间，展现出一幅长江边的山水——“白水溪……”他说着，吐出一口羊水。

夜幕降临，是人间夜色。上海的灯火，今夜变得模糊不清，浑浊的空气在纷乱的灯光里颤抖，伴随着医院里婴儿的战栗……

“护士快来看啊！”父亲急切地问，“他不停地发抖，怎么回事？”

“正常现象，不用去管！”护士一边回答，一边麻利地给躺在床上脸色依然苍白的母亲换了一瓶盐水。

——父亲呀，你快看，在我身边的摇篮车里，别的婴儿也像我一样不时地颤抖，一阵轻微的脚步，或一丝风吹草动，都会让我们抖个不停……

——看见了，我的孩子，你们的颤抖，让父亲心惊肉跳，你们刚到这世界竟如此惊恐不安？

——是呀，我们刚离开温暖的母体，听不见母亲的心跳，又失去了五光十色的羊水——羊群在溪水边吃草，紫金色的葡萄挂满树枝，树下流着奶和蜜，这样的情景瞬间失去，落入深渊……然后就看见医院冰冷的手术室、惨白的墙壁、动荡的走廊、电梯，窗外混沌的夜色……婴儿说着，又抿了抿嘴，继续说道——是的，母体中的美景远比你们所能想象的更多更美，若我能说出我这一天的经历，人类的哲学与宗教都将全部改写，若我能回忆起我的真正来源和十个月以来在子宫中的全部经历，人类再不用制造飞船去外太空探寻宇宙的奥秘。我的从无到有，包含着宇宙和人类的起源，包含着无限的过去与无尽的将来，包含着时间之

内之外的时空与种种无限的界限，生死轮回的奥秘……而我的记忆，我的颤抖，你们视而不见。好一个“正常现象”，扼杀了多少婴儿的呼吸与挣扎，呐喊与希冀！我不说了，夜色来临，你们人间的夜色都这样昏暗而浑浊不清？

——是啊，与你在子宫里看见的有什么不同？

——完全两样：子宫里的夜色清澈透明，没有上下左右，不分昼夜天地，一切都浑然一体，只有母亲的心跳像太阳一样发光发热，生出源源不断的希望和美；仿佛河上波光，遇见星辰日月，鱼鸟在同游同飞。可人类并不关心这个世界，我刚来，当然不适应。

这个婴儿开口，那个婴儿回应，他们一起哭，一起颤抖；但护士小姐从旁边经过，白色的帽檐下面，划过黑黑的眉头，冷冷的眼睛。这是一道柳叶眉，一双相当美丽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可对于人间的女性美，新生儿一时还不能接受，不能适应。

——我们只是习惯于用心看水，用梦欣赏飞鸟鱼群，用脐带和血液汲取母亲赐予的天地间的营养与灵性，对于人间一切的一切，都还看不懂，也不适应。

儿子说着又抖了一下，抖得父亲心痛不已。这时，母亲醒来，仿佛是被婴儿的战栗惊醒，苍白的脸上露出做母亲的第一缕笑容。

——让我看看。母亲说，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个小东西是我生

的，我能生出一个这么复杂、这么完整的小生命！

——对啊！父亲有所觉悟，我们连他有几根血管、哪些内脏都不知道，更别说眼球的构造，血液、骨髓的成分，怎么能生出他来呢？一定是创造我们的造物主创造了他，所以我们只有感谢上帝。

儿子似乎听懂了，安心入睡。可没过多久，又猛然抖了几下。父亲在灯下仔细观察，望着他卷曲柔软的毛发下面开阔的脑袋和红红的小嘴里含着的秘密，两股潮水正在婴儿体内激烈交汇：寒潮与暖流，人间与天国，黑暗与光明，它们渐渐融合……

夜色无边，沧海无垠。裂开的蚌壳涌出血丝，站立起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

孩子睡了。父亲心潮起伏，像一朵乌云守望着他。而孩子感受到的，只是一片阴影；云中面孔，他一时还看不清，却能感觉到一闪一闪的光影。

这是我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夜，父亲暗想，我明显感觉到他无依无靠、孤立无援；而我就在他身边，怎能让他继续吓得浑身颤抖，让他从一片温暖的天国乐园，瞬间掉进人间冰窟里，怎么办？第一夜如何给他依靠，给他安慰？

儿子在黑暗中喃喃自语：我正漂洋过海来到人间；虽然你们已经见到我，把我抱在怀里，可我进入人间的征途尚未完成，还差一夜。我的初夜也是最后一夜，告别了彼岸来到此岸，虽然已